

校
辭
句
版
本

圖
書
館
印
行
七
題
臉

魏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公孫瓚陶謙張楊公孫度子康康子晃淵康弟恭

張燕張繡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爲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

太守器之以女妻焉。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遣詣涿郡盧植讀

經後復爲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爲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

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

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歎欷劉道得赦還瓚以孝

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

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

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州

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

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吏民攻右北

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

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

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

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

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

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

情理爲之論制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

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

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

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

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

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

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列侯虞以功卽拜太尉封襄賁侯

英雄記曰

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
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

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

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

爲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

與紹等連和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詣虞使卽尊號

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勦力西面援幼主而乃妄

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

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

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

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

箕尾馥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

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

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

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脩貢

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爲侍

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

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

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

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

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
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
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
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
隸校尉。會國家值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
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
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送竄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大
僕母子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渤海太守。默一旦而斃。不仁
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不
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
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却口頭反鄉侯印。昔
新室之亂。漸以卽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
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爲。紹罪六也。紹與故
虎牙都尉劉勲共造兵勲。仍有効。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勲。信用讒
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
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
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
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
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
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
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
彰無禮。臣雖闕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銖銖奉辭伐罪。輒與諸
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績恒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

上遂與兵與紹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對戰紹不勝

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

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

益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

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

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

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曰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瓚殺故常山相孫瑾揀張逆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

上訓爲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糴李移子賈人

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共推柔

爲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

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

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

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

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

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

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

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

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

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

左右婢妾侍

側汲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

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樊

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

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綬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

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

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刀橫集以重足下

之禍徒增孤子之咎勢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於其威

詐謂天問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

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

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編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

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聲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眾寡異論假天

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斐譔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

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虛率我蚩賊以焚蕤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

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光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威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九藏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驛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往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舉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疎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人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支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

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

救至欲內

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

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歟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問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哀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

典略所載同紹侯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

復還守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

燒所施之柱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

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

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

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

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

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

兄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

進。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

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教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

成遂少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廬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

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因彊之及舞又不轉

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除謙在遷幽州刺史徵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贓之謙委官而去

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

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

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

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

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會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

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

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

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

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慕母君受

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
卽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
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擅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
長宣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辦徐州刺史
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爲私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
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
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
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關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

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

水爲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

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
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爲羣

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棄
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

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鋪布野恐一朝解散久見係虜是以阻兵
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共官

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
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百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

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
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

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
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

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思念
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

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寤寐憂歎無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與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陽

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

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懷懷夷貊賴侯以清蠹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旣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祖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馮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

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爲偏裨。太

祖及袁紹等皆爲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

融馮芳爲助軍校尉夏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碩爲

何進所殺。楊復爲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

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

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

從軍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軍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卽拜爲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

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

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大城。斬固。盡收其眾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旣殺楊醜軍

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

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

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

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

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

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

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

圖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卽登也。

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

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

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

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

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幸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

娶妻生子。脗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脗生不識父母。及有議

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

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

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

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

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

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卽

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

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

通孫權。往來賂遺。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

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

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畫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

車未載。人民蕩折。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議。詣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與

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

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懷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

端而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

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父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

滔天逆神。乃敢僭號。特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

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旣不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爲

數。戴纓垂纓。威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柙。是諱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昔孤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

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慮，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蠶貍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正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爲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旣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汙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

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綵契闊委曲君臣上下
 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耻遠布痛辱彌天
 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
 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怨衆後
 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
 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
 卽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
 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
 於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
 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
 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旣
 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
 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衆社戒所以
 越典詭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
 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
 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
 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
 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懷懷念效於國雖有非
 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

計貢者實挾兩端旣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
 紆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歲
 貊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
 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
 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
 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
 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